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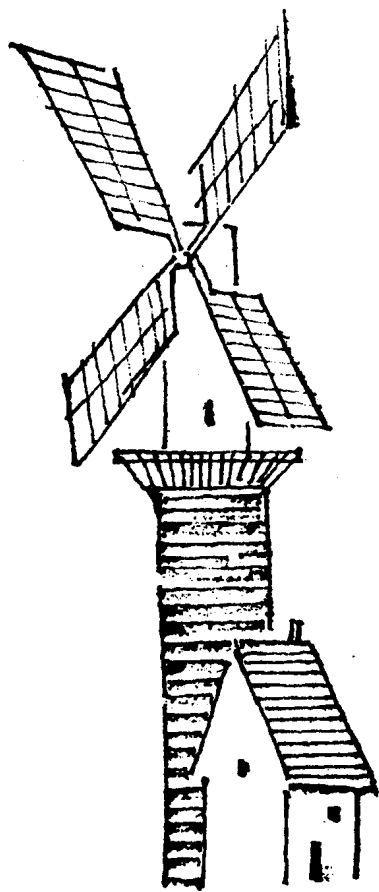
安吉堡的磨工

乔治·桑

安吉堡的磨工

〔法〕乔治·桑著

罗玉君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〇年·北京

George Sand
LE MEUNIER D'ANGIBAUT

Calmann—Lévy, Éditeurs

Paris, 1928.

安吉堡的磨工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印刷二厂印刷

字数 247,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11\frac{1}{8}$ 插页 3

1958年3月北京第1版 1980年3月北京第2次印刷
印数: 17,301—67,300

书号 10019·708 定价 1.10 元



作者像

前 记

乔治·桑是法国十九世纪著名的女作家，她的真名是亚梦汀·奥洛尔·吕西列·杜班，生在1804年7月11日，死在1876年6月8日。她一生写了一百四十多种小说，还写了许多篇戏剧、论文和童话故事。她最著名的作品是社会小说《安吉堡的磨工》、《孔许耶娄》等，田园小说《魔沼》、《弃儿弗朗沙》、《小法岱特》等，童话故事《老祖母的故事》、《说话的橡树》、《比克多尔堡》等。

乔治·桑是一个勤劳多产的作家，她有崇高的社会理想，热爱劳动人民，能够忠实地反映社会现实。她写得又快，又多，又好，使她在世界文学的领域里占着重要的位置。马克思在他著的《哲学底贫困》上亲笔题词：“献给乔治·桑女士”，可见革命导师对这位女作家曾给了很高的评价的。

《安吉堡的磨工》是乔治·桑的代表作品，内容叙述玛塞尔男爵夫人有高尚的社会理想，憎恶享乐腐化的贵族生活，她勇敢地放弃她的阶级特权和财富，嫁给机械工人列莫尔。磨工格南·路易是作者理想中的正面人物，善良正直，勤劳勇敢，时常帮助他周围的穷人。他不象玛塞尔，列莫尔那样，把财富看成赃物，他以为金钱本身没有罪过，一切财富皆属于劳动人民，只要清洁的手去掌握它，使用它，便可以为人民创造幸福；可是要有理想的社会制度和个人的道德修养，才能保证人们双手的洁白。

富农布芮可南的形象最生动，最突出，作者通过这个人物发

家致富的秘密，深刻地暴露了资产阶级的丑恶本质。布芮可南简直是一条对财富贪得无厌的巨蟒，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语，都表现了赤裸裸的拜金主义和利己主义。在他的野心支配下，不但道德良心在堕落崩溃，就连家庭、父母、子女的天伦关系，也在堕落崩溃。他逼得大女儿发了疯，小女儿也几乎被迫发疯，结果疯女放火烧毁新旧堡垒，那展开在读者眼前的一幕一幕可怕可哀的场面，正可以作为《共产党宣言》抨击资产阶级的罪恶的插图。

乔治·桑把布芮可南这个典型人物写得十分成功，和莎士比亚笔下的夏洛克，莫里哀笔下的阿巴贡，巴尔扎克笔下的葛朗台一样的有血有肉，一样的千古不朽；这四个吝啬鬼同是刻薄起家，同是铜臭熏人，可是他们每个人有不同的面貌，有不同的性格，又丝毫不容读者混淆。

除了布芮可南这个典型人物之外，其他如玛塞尔，列莫尔，格南·路易母子，罗斯，疯女，乞丐，布芮可南婆媳等等，每个人物都有极鲜明的性格，甚至只出现了一二次的赶车人和婢女，形象都十分鲜明，对读者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使人展卷即不忍释手。

《安吉堡的磨工》整个故事的进展以爱情为线索，如玛塞尔对列莫尔的恋爱，磨工对罗斯的恋爱，疯女对保罗的恋爱等等。作者把这错综复杂的爱情故事，各式各样的人物，复杂的内容的发展，很巧妙地组合在一起，都集中在五天的时间之内，都集中在布芮可南的农庄上和安吉堡的磨坊里，那种严密的艺术结构和高度的概括力，使《安吉堡的磨工》这本书对人类文化遗产作出了有价值的贡献。

译者

原 序

这本小說的誕生,和其他許多小說一样,是一次散步、一番會談、一个閒暇的日子、一个無法消遣的時刻的結果。凡是曾經写过幻想的作品,甚至是科学的作品的人,不管写得好与不好,都知道精神事物的幻象,常常是从具体事物的幻象出發的。从树上落下一只苹果,使牛頓發見了一条宇宙間的偉大定律。一本小說的結構,当然更可能由于某一件事情或者由于某一个东西的巧合而产生了。在科学天才的作品里,总是憑借思考,从事实本身得出事物存在的理由。在艺术的虛構里,即使是最簡單的虛構,也是憑借了想像,来把孤立的事实加以联系,加以补充,加以美化。作品內容的丰富或者貧乏,是另外一个問題;至于精神活动的过程,对于所有的作家都是一样的。

在我們的山谷里,有一座漂亮的磨坊,大家叫它做安吉堡。我不認識那里的磨工,我只認識这个磨坊的業主。那是一个老先生,自从他在巴黎和德·罗伯斯庇尔^①先生(他常常这样的叫他)有了来往以后,便任憑他水閘的周圍生長一些野草、榛树和

① 罗伯斯庇尔 (M. de Robespierre 1758—1794) 法国大革命时代的一个領袖。

荆棘，橡树和蘆葦都一样地滋長起来了。听其自流的溪水，日久在泥沙和乱草当中冲洗成一条条的、小小的急流。在夏季水浅的日子里，水边的植物用它們茂盛的枝叶，把这些急流掩盖起来。这位老先生現在已經死了；人們在那里进行了不少的砍伐工作。在这座小型的处女林里，有許多可以砍伐的树枝、可以鋸板的木材。今天那里还剩下几株美丽的树木，几条小小的溪流，一个颇为清凉的小水池和几叢高大的荆棘，这对于我們这兒的气候來說，那是微不足道的。不过这个荒野的乐园，这个被我和我的孩子們在1844年帶着欢乐的心情和惊異的呼叫發見了的乐园，現在和許多別的地方一样，只是一塊小小的美丽园地了。

布朗西蒙堡寨，同它的美丽的風景、养兔林、庄园，正像我忠实地描繪出来的一样，至今还依然存在；只是它的名字不叫布朗西蒙罢了。布芮可南那一家人也是一些虛構的典型人物；在这个故事里表演了一个角色的瘋女，是我在別的地方看見过的，她也是一个因为爱情而發了瘋的女人。她給了我我和我的旅伴那样深刻的、痛苦的印象，以致我們虽然走了二十里^①去探寻一所文艺复兴时代的宏偉的寺院的廢墟，但是我們在那里連一个鐘头也沒停留下来便走开了。这个不幸的姑娘，選擇了那个凄凉的地方，作为她机械的、經常的、永恒的散步的場所。她身上的高燒，絕望的高燒，把她不停地踐踏着草都烤焦了。

乔治·桑 1852年9月5日諾昂。

① 这里所說的是法里，一法里約合四公里半，約合九华里。本書所說的里，皆指法里，以下相同。

目 次

前記	1
原序	1

第一天

一 开端	3
二 旅行	15
三 乞丐	26
四 沼澤	33
五 磨坊	39
六 树上的名字	46
七 布朗西蒙	58
八 暴富的农人	67
九 沒有料到的朋友	78
十 通信	84
十一 农庄的午餐	96
十二 空中楼阁	102
十三 罗斯	111
十四 瑪塞尔	118

第二天

十五 遇見	131
十六 外交	138
十七 阿蕪尔河的淺灘	146
十八 亨利	155

第三天

十九 肖像	172
二十 爱情与金錢	175
二十一 磨坊里的童工	189
二十二 水边	196
二十三 加多西	207
二十四 瘋女	221

第四天

二十五 莎飞	232
二十六 节日的前夜	242
二十七 茅屋	253
二十八 节日	263
二十九 兩姊妹	275
三十 立約	284
三十一 暗藏的詭計	292
三十二 駕輕車的人	300
三十三 遺囑	311
三十四 災禍	324

第五天

三十五 破裂	333
三十六 小禮拜堂	341
三十七 結局	344

給

索 朗 日^①

我的孩子，讓我們一道找尋吧。

① 作者的女兒。

第一天

一 开端

深夜，当聖一多馬一达甘教堂的鐘剛敲过一点的时候，有一个小黑影，沿着一堵高牆很快的溜了过去。这堵牆蔭蔽着一所美丽的花园，那样的花园在巴黎塞納河的左岸今天还找得着；它們位置在京城的核心，名貴得很。这一夜天气又溫暖、又晴朗，曼陀罗花正在盛开，發出馥郁的香气；在一輪皓月的光輝照耀之下，这些花树好像白衣的幽灵在那里挺立着一样。布朗西蒙府邸寬大的石阶的样式，还保留着往日光荣的气概；广大的，精心整頓的花园，更增加了这所靜穆的住宅表面的豪华。那时候府里窗內的灯光都已經熄灭了。

皎潔的月色，使得那个穿着喪服往前走的少妇很有些不安，尽管如此，她还是毫不迟疑地循着园子里最陰暗的小徑，向高牆末端的一扇小門走去，她为了純潔的爱情，不惜冒着敗坏名誉的危險向那里走去，这已經不是第一次了。这个爱情从此要合法起来，因为一个月以来她已經做了寡妇。

借着一大叢洋槐树的掩护，她悄悄地向一扇通到一条窄小僻靜的巷子的便門走去。她剛走到，这扇小門就打开了，被召来

赴幽会的那个男人跟随他的情妇，偷偷地溜了进来，一句话也不说；他们走到橘树园内一个亭子里，立刻把门关上。由于一种自然流露的真操感，年轻的布朗西蒙男爵夫人从她的衣袋里，摸出一个漂亮的俄国制的小皮盒儿，敲出了一些儿火星，点燃了预先藏在一个角落里的蜡烛；那一个怀着畏惧和尊敬心情的年轻男人，天真地帮助她把这亭子的内室照明起来。他能够看见了她那是多么幸福呀！

这菓树林里的暖房被厚厚的遮窗板牢牢的盖住；房里有一条长凳、几口空箱、一些整理花草用的镰锄之类的用具，那枝小蜡烛因为没有烛台只好插在一个破损了一半的花盆上，这间小屋子里所有的陈设和照明不过如此。在过去的日子里，这现在被冷落了角落，却是某些侯爵夫人秘密幽会的场所哩。

她们的后人，这个生有金色头发的瑪塞尔，穿着得简单、素朴，正如一个贞节的寡妇应当打扮的那样。她的美丽的金色的头发拖到她的黑纱的围巾上面，成了她唯一的装饰品。像白玉一般的手和穿上缎鞋的脚，那种娴雅的姿态，是她贵族身份唯一的征象。大家可能把她认做是跪在她面前的这个男人的天然伙伴，大家会把她当做巴黎的朴素的女工。事实上确有这样的女工，她们的面貌尊贵得像女王，她们的行为真诚得像圣女。

亨利·列莫尔有一副讨人喜欢的面孔，这面孔不能说很美，可是很聪明、很高雅。他的黑黝黝的丰盛的头髮，把他棕黄的而且十分苍白的脸襯托得更加阴暗。我们很容易看出来他是一个生长在巴黎的孩子，有坚强的意志，可是体质文弱。他穿的衣服又整洁又朴素，表现出他身世的寒微。他的领带结得不怎么好看，说明他这个人不是天性不喜修饰打扮，便是经常另有特别操心的事情。他的棕色的手套也足够证实布朗西蒙公馆里的僕从

可能批評他的話：“这个人不能做夫人的丈夫，也不能做夫人的情人。”

这一对年轻人，年龄相差不远，在这亭子里，利用神秘的黑夜，度甜蜜的时光，不只一次两次了。可是一个月以来，他们没有会过面，极端的焦虑使得他们的恋爱暗淡起来。亨利·列莫尔惶惑着、颤抖着。玛塞尔·德·布朗西蒙也害怕得打颤。亨利跪在她的面前，好像谢谢她赐给他这个最后的幽会；但是他马上又站了起来，一句话也不说；他的态度是勉强的，差不多是冷淡的。

“到底会面了！……”她努力对他说起话来，同时向他伸出一只手，他把她的手放在自己的嘴唇上吻着，动作是激动的，面貌上没有丝毫快乐的光采。

“他不再爱我了，”她心中暗想，一边把自己的双手蒙住眼睛。她继续保持静默，恐惧得发抖。

“到底会面了？”列莫尔重复说道。“你的意思是不是想说‘这么早就会面了’？我本想拿出勇气来再等待一些时间；可是我沒有勇气，原谅我吧。”

“我不懂你的意思！”那年轻的寡妇说，同时懒洋洋地把双手垂下来。

列莫尔看见她眼睛噙着泪水，就不免误解了她悲伤的原因。

“啊！是了，”他说，“我是有罪的；我在你的悲哀里，看出来为了我你感到的懊悔。这四个星期的时间对我来说是那样漫长，现在一定要叫我感觉它太短，我实在没有这种勇气。今天早上我刚给你写了要求来看你的信，我便懊悔起来。我对自己的卑劣感觉羞愧，我责斥我自己强迫你放弃了廉耻心；我得着你的回信，那样的严肃，那样的好心，我懂得只是为了怜悯，你才同意我到你这儿来的。”

“啊！亨利，你这样说，使我怎样的痛苦呀！你这是开玩笑呢？还是找一个借口？如果你只怀着这么一点儿的快乐和信心来看我，那末，你为什么要求来看我呢？”

那年轻人颤抖了一下，重新跪在他情人脚前。

“我宁愿忍受你的轻蔑和你的责斥，”他说，“但是你的善心使我难过死了！”

“亨利！亨利！”玛塞尔叫道，“你莫非已经做了什么对不起我的事了？啊！你的神气真像一个犯罪的人！你忘记了我，不然就是不了解我，这个我很明白。”

“没有忘记你，也不是不了解你；我尊敬你，我崇拜你，我相信你犹如相信上帝一般，世界上除了你以外，我不能爱别人，这便是我永恒的不幸！”

“那很好！”少妇一边说，一边抱住沮丧的亨利的棕色的头，“这样地爱我，并不能算是甚么大不幸，因为我也是一样的爱你呀。听我说，亨利，我现在自由了，我没有做什么对不起人的事，我没有希望我的丈夫快快死亡，我也从没有想到，如果他一旦死去，我将怎样利用我的自由。这你是知道的，我们从来也没有谈过那个问题；你不是不知道我怀着满腔的热情在爱你，可是这样大胆地对你说出来还算是第一次哩！啊，我的朋友，你多么苍白啊！你的手冰冷，你好像是很难受似的！你使我害怕！”

“唉！”德·布朗西蒙夫人继续说，“我并没有像你所怀疑我的那些顾虑和良心上的不安。……”

“不，不，讲，讲下去，”列莫尔回答。在最甜蜜同时也最痛苦的感情的重压之下他感到无法支持。

“唉！”德·布朗西蒙夫人继续说，“我并没有像你所怀疑我的那些顾虑和良心上的不安。我的丈夫为着另外一个女人在

决斗的时候被人杀死，当他们把他鲜血淋漓的身体抬回家来的时候，我恐惧、我惊愕、那我都承认。当我告诉你这个可怕的消息的时候，我叫你暂时离开我一些时间，我以为我是在完成一种责任。啊！如果你觉得这时间太长久，算是我的罪过，那么，你的一丝不苟的顺从也把我惩罚够了！一个月以来，我过着远离社交的生活，我全部的工夫都花在教养我的孩子和安慰德·布朗西蒙先生的父母上了，我曾经仔细分析过我的内心，我並不觉得我犯了多么大的罪过。我不能爱那个从来没有爱过我的人，我能够做到的，只是尊重他的荣誉。现在，亨利，我纪念他，只是为着礼节的原故，表面上尊重他罢了。我以后和你见面的次数要减少，那是应该的！……一直到我服丧期满；在一年以后，如果需要，两年以后……”

“那么！玛塞尔，两年以后？”

“亨利，你是要问我们那时候彼此的关系吗？你是不再爱我了，这我早就对你说过的。”

这个责备一点也不能感动亨利。他太不应该受那样的责备了！他用心地、甚至焦急地听着他的情妇的每一句话，他请求她继续讲下去。

“那么！”她再说，像纯洁的少女那样怕羞似地红涨了脸，“你不愿意娶我吗，亨利？”

亨利把头依在玛塞尔的膝上，静默了几分钟，他好像被快乐和感恩的心情击伤了一样；但是他忽然站了起来，他的面貌上表现出内心最大的失望。

“你对于婚姻的痛苦经验还没有受够吗？”他用一种严厉的口气说。“你还想再给自己加上那个束缚吗？”

“你使我害怕，”经过一阵无言的駭愕以后，布朗西蒙夫人